武汉特稿

围城的第五天，灯火可亲

舒飞廉

早上起来，阴天，冷，窗外鸟儿鸣叫不停。

九点来钟，出门去买菜。昨天市府发布了机动车限行令，没太看明白，还是自觉践行唉，所以征用了儿子的山地自行车。自从儿子弄了一辆像黑山羊一样的电动车之后，它已经失宠久矣，蒙上一层薄灰不讲，左侧的踏板轴也松脱了，找来斧头锤几下，算是斗上了榫。打足气，擦擦车，背上双肩包，穿上妻子指定的户外专用运动鞋、棉衣，帽子，眼镜，也算是全武行。一人一车下电梯，按键上方提醒回家洗手的纸条还在，按键盘又专门蒙上了一层保鲜膜，可以随时剥离轮换，物业公司是有心的。

小区的“中百超市”规模不大，但麻雀虽小，五脏也是俱全，与前天蔬菜被扫荡一空比较，今天情况好了很多，黄瓜、番茄、豆角、倭瓜、平菇、青椒都有，只是没有叶菜，新鲜的猪肉也卖完，我来晚了嘛，活该，所以决心出小区，去一公里之外团结村菜场上的“中百仓储”。

这家仓储店是上下两层，有小区超市五倍之大，顾客不少，与我一样全副武装地挑选食物。看到货架与冷藏柜里，猪肉牛羊肉各色熟食等品种齐全，心里觉得安定，捡入购物篮中的东西反而变少。我买了一斤多五花肉、两根尾骨、一大块卤牛肉、两袋粉丝、四包薯片，一把小香葱，一束茴香，一小瓶玉米油，三罐1升装椰汁。

付款的时候，三个通道各有七八位顾客在排队，间距比平时要远。我隔壁的通道里，一个五十来岁武汉口音的男人想插队，说 “在执行任务”，挂着口罩，嗓门很高，可以闻到浓浓的酒气，排在他前面的人都认了怂，由他得意洋洋地先付款。轮到我这里，我找售货员要了两个塑料袋，忙了半天，也没有将袋口捻开，售货员伸手过来，非常熟练地帮我扯开口子。下扶手电梯，有意识地没有去碰扶手。出大门的时候，眼前挂着厚厚的帘子，先我之前出门的，是一个小伙子，口罩，泳镜，但与我一样，没有戴手套，他侧身用肩头将布帘撞开，钻出去，好像孙悟空撞出水帘洞，我也如法炮制。

仓储的广播在反复播放“武汉每天不一样，嘿，武汉每天不一样，嘿嘿”的歌，还有承诺不涨价不断货的安民告示。仓储对面有好几家早餐店，热干面、面窝、生煎包、鱼糊粉、襄阳牛肉面都不错，从前热气腾腾，今天都关了门，当然，即便没有这次疫情，他们在春节也会歇业好几天，团结村菜市场也是这样。街面上，两家杂货店出了摊，一家药店也开着门，只是贴出纸条：“特殊时期，隔门售药”，大概是要求买药的顾客站在门帘外，大声地报出药名，售货员大姐会将药品由门帘内递出来，这时候，扫码付费真好。水果摊也开了一家，我买了两斤香梨、三斤冰糖橘，橘子还好，但是香梨要20元一斤，跟所谓的梨子润肺有关？水果摊还兼卖一点青菜，正是中百超市与仓储都稀缺的“尖板眼”，比如本地的小白菜、红菜薹、菠菜、茼蒿，贵，我装了一袋茼蒿，两斤九两，29元。

结果还是买多了东西，塞满双肩包不说，车龙头上也分别挂了两个塑料袋，骑在自行车上摇摇摆摆，好在街面与公路上人不多，车也不多，自行车斗折蛇行，也没有关系。只是出门前处理过的左侧踏板轴还是出了麻烦，又松脱下来，现在找修车铺是不可能的，将车推上沙湖路的人行道，由行道树下的鹅卵石堆里挑了一块鹅卵石，将踏板轴重新砸进去，感觉自己像一个疯狂的原始人。

小区凭卡出入的便门被粗暴地扎铁丝捆起来，乡村来的门卫，与尚在乡村里断路封村的同伴们，思路与力度并无二致。重新绕到正门，值班大哥持着电子温度计，嘀的一声测过我的体温，将我放行进小区。

回到家，妻子已经拿着盛满消毒液的小喷壶在等我，自行车、鞋子、衣物、双肩包、购物袋，一件件在铁门外仔细喷洒已毕，才放我进门。摘口罩，洗手，洗脸，洗鼻，洗头，换上睡衣，坐在沙发上，空调边，奔波儿灞总算是巡山归来。我觉得，此时此刻，小小的家，山洞，这个城市唯一可以不戴口罩的地方，是如此的温暖、安全，它的意义，好像以围城为背景凸现出来了。买菜这样的琐事，也因为值此时疫，而变成了一次冒险，一次仪式，一次惊恐，如同梅尔·吉布森的电影《启示》里，一次部族打猎的行程。每一件放进冰箱的物品，粮食与蔬菜，也如此之珍贵，令人安慰。如果将病毒拟成执意要将我们的生活摧毁的魔鬼的话，它一定不会想到，经由它制造出来的疫病、死亡、流言、信息……在它的饱和攻击之下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下子敞亮起来，有了灵性，有了一点神光，被重新发现，变成了造物者的无尽藏，这大概是出乎它意料之外的吧。

吃完中饭，我又推车出门，骑行去工作室——干点活，比不停地刷手机、看微信、微博要好。寒假之前的写作课，同学们交了结课的散文作业，好几位同学都写邮件来质疑我的评分，这些同学在各地顶着“武汉回来”的名头，惶惶不可终朝，家乡变成异乡，还不忘与我这个写作课老师切磋唉。游于艺，乐斯道，真的可以忘忧？有一位同学发来他新写的诗，“美。像蜻蜓盛开在标本里。丝滑透亮的翼，光洁笔挺的体。”你看，一种蒸汽朋克一般的美感，在死亡面前凸现出来嘛。去年11月，学生组织的科幻小说征文，命我做评委，10日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小组讨论，看过一半，接着往下看。同学们的想象力真不错：星际的探索，人工智能，基因的变化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会……赶紧与上海讨论小组的朋友们联系，经过了两周的隔离，我的状态还不错，这些天，给他们添麻烦了。武汉交通隔绝，但是网络还在，父母在南宁弟弟家里打牌，姐姐一家三口在孝感家里看电视，妹妹一家正在村里做晚饭，我们用微信的视频聊天，开出四个小窗讲了十几分钟的话，跟从前聚在一起的吵吵嚷嚷并无不同。又看了十几页吉登斯，日之夕矣，阴沉湿冷的天气，黑夜的来临，是毫无觉察的。

锁上工作室的铁门，全副武装地骑车回家。翠柳街，东湖路，灯火堂皇，两三公里的路程，我遇到的行人，没有超过十个，遇到的车，也没有超过十辆，路边小卖部、药店、银行的ATM取款点有开门，酒店、餐厅、服装店、洗浴店、KTV，招牌灯都黑了，有一家烤肉店开着门，坐在店里的两个人，不知道是店主夫妇自己，还是顾客。一位中年男子出来遛狗，白色的斗牛犬，男子仍紧紧地攥着遛狗绳，狗大概是不太习惯空旷的街景吧，大声吠叫，颇有“狗吠深巷中”的情味，从前这个时候，人影憧憧，它是可以呼朋唤侣地巡游的。遇到街口的交通指示灯，我仍然会红灯停绿灯走。岳家嘴的立交桥四通八达地辽阔，有一点像高速公路。群星城、销品茂这样航空母舰一般的商业中心，寂寂在黑暗里。由东湖公园旁边路过的时候，发现林园里的彩灯，仍然在闪烁，刚刚布置好的灯会，凤凰在那里展翅，神龙在那里飞天，不知道哪一天能够重新开园迎客。梅园里的梅花，这一周会开到极盛，怕是有史以来，第一次“寂寞开无主”吧。二月初的新柳，二月底的樱花，三月中旬的牡丹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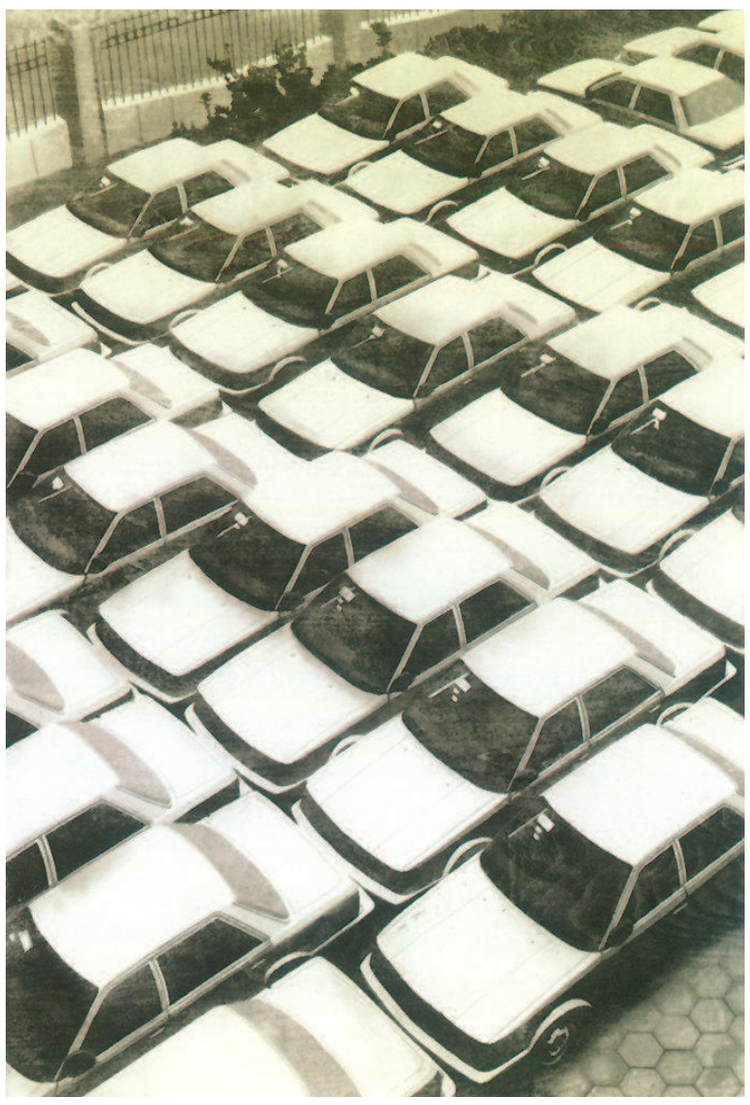
吉登斯说，流动性是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，的确是洞见。天南地北的山珍海错，交会在华南海鲜市场，天意难测的病毒由脏乱与混杂的混沌中爆发出来。武汉在天下之中，八百万人在城，五百万人出城，由一个江汉朝宗的江湖出发，如影随形的疫病也因此扩散到全省、全国、全球。官员们检讨说要“谢天下”，潜意识里面对的，正是在“天下之中”行政的流动性困境吧。火神山也好，雷神山也好，隐喻的都是予楚国、予云梦泽的流动性的对策。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，孟浩然大概不会想到，他的诗会成为今日病毒流布的一个隐喻。真希望他另外的诗，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的从容，“襄阳好风日，留醉与山翁”的喜悦，也能够实现——我们不愿意错过东湖的灯会花朝，梅潮樱海，磨山春山可望，市民春服既成。

现在，流动性已经被迟滞下来，飞机、高铁、长途大巴、小轿车，那些让我们“脱域”的，对时间与空间进行压缩的工具，多半都马放南山，停泊在它们的库里，我们坚壁清野，我们的城市是空的，是静的，长江汉水交汇在龙王庙，滚滚北去，我们好像都可以听到它流过城市的声音。

但我们并不是一座空城。在街道后面，在立交桥后面，在二环三环的道路后面，是千百个社区，楼宇林立，灯火繁盛，并不比密云中的星辰、星座与星系少。每一个人，都因为这一场时疫，因为伤病者与逝者的馈赠，得以发现自己的城市，自己的社区，自己的家，以“武汉人”的名义，得到重生。“夜阑更秉烛，相对如梦寐”，家里的灯，是温暖的，小区的灯，是温暖的，武汉的灯，也是温暖的。

我跳下单车的时候，总算让自己由饱和性的火宅里摆脱出来了。推车进小区，门口的中百超市已经放下卷闸门，售货员有条不紊地整理货架，迎接明天的营业。值班大哥又嘀的一声给我量体温放行，口罩之上的双眼里，并没有慌张。晚上八点，我们小区的邻居们，正戴好口罩，在阳台的玻璃窗下，此起彼伏地喊着“武汉加油”。“邻人满墙头，感叹亦歔欷”，我们有家人，有邻人，有国人，身在围城，并不孤单。新年以来，就是在这一刻，我眼中有泪。

2020，01，28，武汉。



秩序（凸版） 潘远铭

沈苇窗编《大成》

沈西城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某天中午，有雨，天也阴，翁灵文伯伯要带我去一处地方，便是九龙弥敦道上的北京酒楼：“关琦，我们吃北京菜，有人请客！”有得吃，从不缺席，随之而去。在酒楼里看到一穿灰长衫、足踏黑布鞋的中年文士，一脸清癯，架金丝边眼镜，头发抹得油光墨黑，右手轻摇着一柄扇子，翁伯伯作介绍：“沈苇窗先生，《大成》杂志社长。”

原来是《大成》社长！这本杂志，我平日常看，叙民国人物轶事，记戏剧红伶生活，点点滴滴，巨细无遗，内容之盛，仅台湾《传记文学》可与之比肩。从那里，我认识了章太炎、黄侃、蔡元培等学林巨擘，段祺瑞、宋教仁、章士钊一众政坛人物，见闻增广。今社长真身出现眼前，岂有不欢喜若狂之理！我阿谀，叫一声“沈社长”后，伸手相握，接住便是“久闻大名”。“呀！大名勿敢当，小名还可以。”上海话说得地道，我回以上海话：“《大成》办得交关好，我期期看。”“喔！小璐璐嘎喜欢看？”沈苇窗有点儿意外，大抵看我年纪小吧！他可不知我内心老成。翁伯伯添枝加叶地夸我，称我是日本通。要死快哉，我在东京只读了两年日文，一知半解，翁伯伯如此捧我，说不定摔死我。沈苇窗一听，眉头一抬，道：“沈先生！价末搭我写点日本物事，好哦？”未及回答，翁灵文已抢上：“好好好，关琦，你过两天就交稿。”沈苇窗微笑点点头。一锤定音，开始了我为《大成》写稿之路。

那时的《大成》，作家清一色老人家，扳指一数，有陈存仁、费子彬、陈蝶衣、老吉、大方、南宫博、陈定山、芝翁、岳骞、吕大吕、高伯雨，除高翁、大吕外，全属海派文人，我这个黄毛小子得陪末座，无上光荣。可接了工作，头痛不堪，祸事临头矣，鲁班门前舞大斧，正如粤谚所云“陆荣廷睇相，唔衰攞嚟衰”。我文字大不如老前辈，西式中文有似黄婆缠脚带，冗长累赘，看得人头昏脑涨，不知所云。《大成》诸大家，都是韵味十足，以我的文字，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？翁伯伯从旁打气：“怕啥，写好，翁伯伯替你修改。”有大山靠背，怯意全消。翁伯伯心思灵巧，点子多，教我写日本电影。碰巧有日本作家写了李香兰轶事，就姑且借来一用。于是抄写出来，送呈翁伯伯达览。完成修订后，文章灿然一新，转交沈社长，听说非常满意，约我每期都写一些关于日本电影的文字。商诸翁伯伯，一老一少决定写《中日电影发展史》；我负责日本方面的资料，翁伯伯交游广，认识不少老上海的名导演，郑君里、岑范、费穆、卜万苍，掌握的材料不少，再据以程季华的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一书，加上我手边一套图文并茂文库版的《日本电影史》，一期炮制八千字长文，叙事翔实，照片珍贵，一经刊登，好评如潮。

《大成》每月十五有北京酒楼雅集，作家每人付资十元，不够之数由沈社长凑补，边谈边吃，其乐融融，沈社长捋起衣袖，一个一个地派发稿费。因要取稿费，月中，我例必为座上客。某趟坐在身边是一位中年雅士，说话温文，举止潇洒，一看，正是名医陈存仁博士。心念一起，毛遂自荐：“陈博士，我叫沈西城，常拜读《星岛晚报》你的《津津有味谭》，还有《银圆时代生活史》，得益匪浅啊！”陈存仁听了，脸露笑容：“多谢你畀面。”说的是硬绷绷广东话，显得吃力，我转用上海话攀谈。“沈先生，侬是上海人？好价，阿拉讲上海闲话。侬价中日电影史交关好，我每一期都拜读。”博士称赞，骨头轻四两。我告诉陈博士母亲曾经看过他。“令堂姓啥？”回曰“陈”。“我姓陈的病人太多，一时想勿起，下趟一定留意。”博士带点儿歉意。香港中医界那时有四大名医：费子彬、丁济万、朱鹤皋、陈存仁，皆是解放前后打上海来港，年纪以陈存仁最轻。母亲身体违和，需要调理，妇科多看丁济万，有时发热，就光顾费子彬。诊所在尖沙咀加连威老道，一人不行，要劳佣人陪去，那时没隧道，由北角去尖沙咀，长路迢迢，十分不便。费子彬有名“费一帖”，一帖退疾。有一回，母亲复诊，我随侍在侧，听得费子彬这样说：“叶太太你今朝为啥来？”母亲回答：“看毛病。”费老大为不悦，道：“侬毛病好勒，还看啥？”原来费老最讨厌病人复诊，那不是拆他“费一帖”的招牌吗？母亲碰了一鼻子灰。我发高热，西医不济，去看费老，一搭脉，说：“风寒入身，小事体，吃一帖，OK！”右手拇指搭食指，打个圈。吃了药，出身汗，通体舒泰，又变顽童。

回头说沈苇窗最早办的《大人》，是应大大百货公司老板杨抚生之邀，出任主编，宗旨是宣传辖下大大、大人、人人三家百货公司货品。七零年五月十五日创刊，迄七三年十月十五日止，共出四十二期。停刊原因，沈社长说是彼此想法不同，老板讲生意经，文人重内容，听口气大抵是杨老板插手编务，引起纠纷，实则广告分成不匀，有以致之。君子交绝，不出恶声，沈苇窗下堂求去，另起炉灶。一班老文人，奋力支持，先写数期方收稿费，《大成》就在众志成城底下，办起来。扉页“小语大成”四字，出自广东才子吕大吕之手，寓意以小见大。封面每期刊大千居士小幅花草树木，弥足珍贵。《大成》甫出，一纸风行，其编辑部先设在中环祖庇利街，后移师德辅道中龙记大厦。我曾诣后址，二百英尺不到，置一长木台，配高背大班椅一张，沈社长独扛，编、校、美术，全倚一人之力，甚至印刷亦不假他人手，香港一人杂志，彼是先尊。

七十年代底，有点意兴阑珊，老作家老价老，走价走，佳章难觅，像芝翁那样的高手，早已没有。芝翁就是高拜石，一套《古春风楼琐记》，脍炙人口，当年是一等一的健笔，殁后，不见继承人。后来陈定山也封笔了，好作家买少见少，青黄不接，日益严重。八十年代，内地学术稍开放，机不可失，立刻邀请国内名宿助阵，不外一时风光。

一九九五年九月苇窗先生离世，我并不知情，未能亲临灵堂鞠躬行礼，毕生遗憾。他是其中一位赏识我的前辈，到现在，我仍然怀念他！

流浪者

凤 鸣

1.

她流浪，在适合流浪的年纪里，漂泊、漫游……吸引我的，是她孤独遗世的神情，或因穿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服饰，夹杂在一群操不同语言、不同肤色的留学生们中间——那是条通往大学的柏油马路——还是显得突兀。我总是与她擦肩而过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忍不住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她怔了怔，嗫嚅着似乎想说什么，却没有。

“西部？”我追加一句。

她努力想说什么，却还是没开口。

“香格里拉——遥远的香巴拉？”

她凝视着我，笑而不语。这已足够，我不再追问。

手腕上纠缠着串串珠子，紧贴头皮的粗硬黑发，黝黑的皮肤，端正秀丽的脸庞上嵌有一双晶莹透亮的眸子；那身混合蓝、白、红、绿、黄鲜艳图案的服饰，符合游牧民族惯于流浪的天性。她就这样漂泊到了这里。像镶着白边、受潮汐牵引涌上沙滩的海浪，因阳光照射、悬挂在天边、呈现出一片金光、奔跑不息的行云，她被西风驱赶着，向着东方匆匆而来。

我曾惊讶，那个被修饰了的名词为何牢牢占据我的心，哪怕藏匿在某个角落，忽的一天也会冒出来。那是好多年以前了——一位来自青藏高原的画家，以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为主题，来上海举办过一次黑白木刻展，名曰《遥远的香巴拉》。画家赠与我的那幅精致、拙朴、有着粗硬线条的木刻画，在书房里张挂了许久；每每凝视它，总会陷入狂乱的迷思。当时尚处于活力期的我，渴望寻求一种毫无约束的、放纵的、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，遥远的香巴拉似乎暗合了这种心意。

香巴拉，究竟有多远呢？大概，无法测量出距离的远才是真正的遥远；或许，距离能延续天使般的神秘经久不散；难以企及，才使得教徒们历经千难万险，只为探寻精神慰安的一方净土；严酷现实里苦苦挣扎的人们，不惜跋山涉水，只为寻觅极乐世界中的天堂。

2.

她蜷缩在大学附近超市的一张长椅上，身体像未发育成熟的少女。——时间簌地划过，这已是三年后的情景了。

我从超市里买来点心与矿泉水给她，她从不接受。她靠什么养活自己？她从不乞讨，难道算计好了从家乡带的盘缠足以维系短暂的一生？

我摸出一包未开封的香烟递上，她脸上满是傲然的拒绝；我自顾点燃，猛吸两口，然后递上，她嘴角翕动了一下，空洞的眼神忽地闪出一丝光亮。现今已看不到这种笑容了：天真满足、自然坦荡、类似于婴儿与小兽般未形成人格的笑容，令我心颤。

我以“母亲”的视角怜惜她。如今，她愈发地惊恐与胆怯了，纵然我递上几乎快烧灼到手指的小半截香烟，她都没有任何反应；点心、矿泉水散落一地，她眼皮也不抬一下。她多么虚弱与消瘦啊，原本幽黑清亮的眸子，现已黯淡无神，像被厚重迷雾覆盖了的云彩，露出暮色的昏黄；像深秋渐次飘落的枯叶，无依无靠地陷入泥沼。

她为何露宿街头，是在寻找“归宿”吗？我并不清楚她究竟是被父母抛弃了，还是她抛弃了家庭；或许，寻求“归宿”的意义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；或许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这世界定然比我想象的更广袤——倘若还能想象得更广阔一点的话。那么，我也去流浪吧。

我总在寻求别人并不以为快乐的快乐，并从她的境遇中窥探到镜像的“自己”。面对避免不了的灾祸，逃离或许是懦弱愚钝的——但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远离群体、避免灾难与死亡，躲进自以为安全的庭院、书屋、床；行色匆匆，终其一生寻找“归宿”，这既是活下去的理由，也是生命的终结。如此，又何必急于去找寻呢？我步履蹒跚地行走在看似繁华却布满了荆棘的都市里，从这个“房间”走往那个“房间”，从“此地”赶往“彼地”，从“此岸”游往“彼岸”；人们相互间传递着适宜的温度，是那样心安理得，那样滋润安详——我却不能够。我只想像她那样：邋遢不羁地抽着半截烟、穿不成双的鞋袜、踩在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上、眼里溢出的清泪还未浑浊、心中反复吟诵着忧郁的曲子……

我怜惜着她，以母亲的视角。她还那么年轻，从海拔最高处流浪到此地，仅需一张长椅便安顿下来。每当我靠近那愈加蜷缩的躯体，她会忽地坐起，睁大惊恐的眼睛——每当我走近自家阳台的窗户，总有受惊的鸟儿迅速飞离，这使我感到哀伤。我喜欢看它们栖息于枝头顾盼的姿容，聆听喁喁私语。每当我走近她，她也如受惊的鸟儿般。偶尔也认得出我，或许不；或许在她眼里我已成了陌生人；或许沉浸在梦境不愿醒来——总之，是我惊吓到她了。

她脸上总留有遭受重创的痕迹，这令我心碎。我家卧室有一面挂满了画的墙。一个午夜时分，突听得“哐当”一声巨响，将我从睡梦中惊醒——悬挂画框的绳索断了——曾经多么结实的绳索啊，终于抵挡不住时间的消磨，断了；长期从事繁重劳作的人们，终于抵挡不住生活的压力，轰然倒下。

3.

深秋已过，寒意渐浓，我不免为她那张“床”而担忧。“床”是归宿——流浪者没有床：天空是被，大地为床。我有些日子未在超市的长椅上看到她了。

我总忘不了当初见她时的模样，以苦行的外表掩盖内心的叛逆，以冷漠的神情宣告灵魂的自由；毫无畏惧之心，幽深的眸子透出泉水般的清澈，高原红的脸庞满是愤世嫉俗；身披象征蓝天、白云、火焰、绿水、大地的鲜艳服饰，混杂在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中间，仍然显得那么突兀。她还在继续着过往的旧梦，弯弯清泉能消困解渴，没有了南方地区的潮湿，不必害怕夜间蚯蚓的出没；她定然在做着仙境的旧梦，遥不可及的香巴拉、积雪不化的喜马拉雅、广袤无垠的牧场、奔流不息的雅鲁藏布江……

但如今，她蜷缩在哪里呢？

最后一次遇见她，还是在寒风萧瑟的冬夜，依然在那张长椅上。她身体越缩越小，眼神空洞虚无，像枯黄脆弱的秋叶，任凭不知晓的人流与车辆碾压。我突然发现她身边紧挨坐着一个老年男子，他那闪烁、游移、充满欲望的目光，引起了我的警觉——当所有人视而不见的时候，我要盯紧——用我那双视力欠佳却依然犀利的目光盯紧了。他大概觉得无趣了，快快地离开。

自那以后，我再没见到她。我惊讶，她竟消逝得无影无踪。或许累了，心累；需要喘息，不，需要安息。智慧的大象比人类更懂得在该逝去的时刻走入洞穴，她定然是智慧的。纵然习惯于开阔地生存，对幽暗的洞穴会生出些许恐惧，但还是会走进去啊……

现实总有股超越梦境的力量。树根处渐渐喷涌出的那一眼救赎的清泉，偶尔也能使我心生感激。我已尽力——疲惫的心说。如此，便稍感慰安了。

笔会

“文汇笔会”微信二维码